

红颜才女



系列

命运捉弄，
沦落风尘。
一个不被世俗所羁的奇女子，
一位敢爱敢恨的文艺女青年。



秦淮八艳
柳如是

姜越
· 编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红颜才女

系列

秦淮八艳
柳如是

姜越
· 编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秦淮八艳——柳如是 / 姜越编著. -- 北京 : 群言出版社, 2017.1

(红颜才女系列)

ISBN 978-7-80256-813-6

I. ①秦… II. ①姜… III. ①柳如是 (1618~1664)
-传记 IV. ①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3150 号

责任编辑: 李 群

封面设计: 侯 泰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100006)

网 址: www.qypublish.com

自营网店: <https://qycbs.tmall.com> (天猫旗舰店)

<http://qycbs.shop.kongfz.com> (孔夫子旧书网)

<http://www.qypublish.com> (群言出版社官网)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联系电话: 010-65267783 652638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晨旭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3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256-813-6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柳如是是秦淮八艳之首，一个不被世俗所羁的奇女子。她生于清贫之家，长于明清易代之际，为人放荡不羁，才华绝代。她，敢爱，敢恨，敢死；能书，能画，能诗。因为她，那个时代的所有男人都黯然失色。300年后，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在读过她的诗词后，“亦有瞠目结舌”之感，晚年更是不惜以目盲腿瘸之躯，不惮辛苦，积十年之功，口述而由助手黄萱女士笔录成《柳如是别传》一书，皇皇八十余万言，曲幽旨远，诚为蕻芜君的异代知己。

拨开厚厚的历史尘埃，一代名妓柳如是穿越三百年历史时空，向我们款款走来。明末清初，历史剧变，她，一个出身低微的弱女子，却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民族气节和侠女气魄。夫君降清，她力劝其殉节，并慨然投池以保名节，其壮举足以让那些卖身求荣者汗颜。她不忍异族人欺辱，甘冒杀头之祸，暗中支持、参与反清复明活动。她一生追求人格的独立和地位的平等，最终因为夫君的离去，一切都化为泡影。面对族人的欺凌，她愤然以三尺白绫结束自己的生命，用死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和人格，终年才46岁。真实的柳如是有说不尽的美丽，有道不完的哀愁……

柳如是个性坚强，正直聪慧，魄力奇伟，声名不亚于李香君、卞玉京和顾眉生。因读辛弃疾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后又称“河东君”“蕻芜君”。也被世人称为“风骨嶒峻

柳如是”。就文学和艺术才华，她可以称为“秦淮八艳”之首。书画也负名气，她的画娴熟简约，清丽有致；书法深得后人赞赏，称其为“铁腕怀银钩，曾将妙踪收”。

柳如是的美丽来自她俏丽的形象，来自她敢爱敢恨的性格，自由不拘、蔑视礼法的思想，来自她不同凡响的才艺，源于她崇高的民族气节。她的美丽灿烂得让人惊艳。柳如是的哀愁源于她坎坷的人生、卑微的地位和悲剧性的命运，源于她个人得不到世俗的容纳，源于她的诉求、抱负、理想不能实现的痛苦。她的命运和遭遇让人扼腕。

本书按时间的维度为我们还原这个传奇女子不同寻常的一生。本书将柳如是的诗文与经历巧妙交织在一起，通过那温婉雅致的文字娓娓道来，让我们透过这些清新温润的文字，去聆听柳如是与她的爱人们之间那些缱绻旖旎的风月往事，去品味那些渗透于三百多载诗文间的悲喜情怀，去感受那个嘴角带着一丝倔强笑意的女子的才情与炽爱，去追忆那段在秦淮河畔画舫凌波的桨声中吟诗挥墨、抚琴舞袖的旧时光。

由于时间仓促，笔者水平有限，书中错漏缺点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希望本书可以让广大读者从中学到知识，开阔视野，全面细致地了解历史人物的传奇人生。

前言	001
----------	-----

第一章 逢少年，人生似浮萍流转

她是才女与美女的叠加，她一生经历坎坷，名字多次变迁。名号的演变记录了她前半生的人生轨迹。她的童年和少年充满了不幸。小小年纪就备尝人世艰辛……本章写了柳如是在生命最青涩时节的漂浮生活。

初入宰相府，沦为婢女	002
才婧涩，不谙世事	009
命运弄人，备尝艰辛	045

第二章 入风尘，家家团扇写风流

明末清初之际，风云突变，王朝更迭，南京秦淮河边虽说照旧是歌舞升平，繁华热闹，但无形中也多了一股慷慨凄怆。而柳如是却不幸地沦为了这风尘中的歌妓。

命运捉弄，沦落风尘	082
风尘女结交黄衫豪客	085
缘起风流女弟子	092

第三章 初尝爱，无言的结局

明清之际，云间文学繁盛，得力于九峰三泖“江山之助”，还有那柔波弦歌的“裙屐遗韵”。然而，纵使佳话争传，各有风流，但亦有幕

幕难了的悲剧上演。宋征舆和柳如是，一个是著姓望族的翩翩公子，一个是飘零无依的风尘佳人，他们的感情或许从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无言的结局。

邂逅眉公宴	100
情定白龙潭	103
斩琴绝恩义	105
背后的男人——宋征舆	108

第四章 兄“弟”恋，只是有缘无分

柳如是平时喜欢“幅巾弓鞋，着男子服”，同文人名士交往时，常自称为“弟”。然而，她与陈子龙这段悱恻缠绵的爱情故事，一开始就注定了要以悲剧收场。他们之间的感情不管多深，也只能被放浪不羁的士大夫们看作才子佳人之间的一段风流佳话。

人生长恨水长东	112
抵抗驱逐令的勇气	121
心中的“男洛神”	133
幸福难求亦是短暂	145
人何在，离去也	172

第五章 忘年恋，爱深情更切

他们的爱情故事颇具争议，一个是朝廷大员，一个是江淮名妓，然而两人不顾家族的强烈反对，结为夫妇。他们的姻缘，不同于一般的儿女情长。

一首诗词，结识名妓	194
一片痴情，恩爱绛云楼	199
一池清水，几度思量	201
官场失意，重返绛云楼	203
钱氏家难，奇女香消玉殒	206
背后的男人——钱谦益	208
后 记	217

第

一

章



逢少年，
人生似浮萍流转

她是才女与美女的叠加，她一生经历坎坷，名字多次变迁。名号的演变记录了她前半生的人生轨迹。她的童年和少年充满了不幸。小小年纪就备尝人世艰辛……本章写了柳如是在生命最青涩时节的漂浮生活。

初入宰相府，沦为婢女

初夏的午后，柳如是习完了字，佛娘说：“到后院花畦中摘两枝石竹花来，我教你画画。”不料阿奶正跟邻家的阿奶坐在花架下闲聊。

“……一匹光耗草料不肯拉车的马，还不如把她卖掉的好！”那声音很低。

她顿然紧张起来，把谁卖掉？她躲到水阁花窗下，竖起耳朵听着。

“难啦！她六岁到我家，为我挣下了这份家业。我又没儿没女，卖掉嘛，总有点于心不忍。唉！谁知她突然鬼迷心窍，决心要从那个人！”

“我们这种人家，讲不得忍不忍的。两年没给你拉套了，白吃饭，还怕对不起她？”

阿奶迟迟没有回答。

“怎么不吱声？我可是为了你好啊！听不听还得由你！”那声音有点快快不快。

“现在还有她徐佛这块金字招牌挂着，卖掉了，徐家的门庭不就冷

落了!”

“哎呀!看你这个木头脑瓜!那个小女不是快出落了?下半年就可以物色个有名气的相公来当你的‘孙女婿’。那时就由不得她了!你这门上不又火红起来了!”

“下半年?就怕早了点,那孩子还没到破瓜之年呢!”

“你呀,真是木讷!刚打苞的花朵儿,相公们才肯花本钱。宜早不宜迟,我家的女儿不是十二岁就接客吗!请的是吴江周相公,听说后来还做过宰相呢!”

花架那边沉默了,柳如是咬牙切齿,恨不能跳出去把那个出馊主意的老鸨撕碎!她刚伸手攀上花窗,就看见阿奶重重地点了下头说:“老姐姐说的也是!”

柳如是吓得魂飞魄散,身子不由得往下一滑,僵立在墙根。

让她也做烟花女!她仿佛突然间坠入了冰的深渊,浑身冷得抖个不停。假若她不代佛娘去见客,她们就不会生出这个念头吧?当时,她一心只想为佛娘解围,成全她和公子的心愿。她已学会了佛娘的技艺,唯有她才能把佛娘从困境里解脱出来,这是她义不容辞的事。不曾想到……她宁可终身为仆,宁愿去死,也不愿干这个行当!她是公子买给佛娘的丫头,她是婢女,不是妓女!怎么办?只有马上将这个阴谋告知佛娘,让佛娘想个主意。她悄悄离开水阁的花窗,飞也似的奔进佛娘房里。突然间,她又惶惑了。

此举不仅关系到她,更严重的是关系到佛娘。她抬头看了佛娘一眼,佛娘双颊清瘦,眼睑灰暗,公子久无音讯,痛苦像影子一样纠缠着

她。她那纤弱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了新的苦难。柳如是暗暗发狠：决不能让她们卖掉佛娘！佛娘深爱着公子，他们有盟誓为约，得帮助她，成全她的幸福！倏然间，她眼前出现了一纸文告。

终慕桥头老柳树上，贴着吴江周相府选购婢女的告示。

十岁至十三岁，未曾婚配。聪明、活泼、貌美，善招老太太欢心……

这纸文告，突然给她心中带来了一束微弱的光亮。倘若她能被周府挑中，不仅她可以在一个正派人家当侍婢，不致沦为烟花。她走了，阿奶也就会打消卖掉佛娘的念头。这也算报答了佛娘为她葬母之恩和收留她之德了。她克制着内心的慌乱，把嘴凑到佛娘耳边，悄声说：“阿奶在，不敢摘花。”就离开佛娘，跑走了。

她果然被周府挑中了。

她们排成一行站在周老夫人的面前。

周老夫人对炳嫂抬了下眼皮，威严地说：“炳嫂，祖宗传下的家规礼节都教给她们了吗？”

“回老夫人，奴婢已将祖宗立下的家训家规和不守家法的利害都向她们一一作了交代。”

老夫人没有说话，只轻轻点了下头，就逐个审视起这些新来的小丫头。

老夫人的目光挪到了她的身上。

柳如是穿的是相府发给她的第一套新衣，藕色的上衣更衬托出她肤色的白净娇嫩，有如一枝含苞待放的带露红杏，娇小的身材，使她

浑身都溢透出活泼机灵和敏捷。在这一溜儿的女孩子中，给人一种鹤立鸡群之感。

美丽动人的女孩子，不仅老爷、公子喜欢，老夫人同样喜爱。一直板着面孔的老夫人脸上出现了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就好像冲不出云层的阳光，能感觉出它的亮度，却看不见它耀目的光针。

老夫人向柳如是抬了下手，示意她走近前。她立刻机灵地走到老太太面前跪了下去：“给老夫人请安！”

老夫人向她抬了下手说：“起来！”她款款站起身，微笑着立在老夫人跟前。

老夫人再次审视了她一会儿，说：“你留下吧！”又转身向炳嫂，“炳嫂辛苦了，教得不错。传话给夫人，让她赏赐你。”

“是！”炳嫂应着。

柳如是牢记着炳嫂的教导，再次跪下说：“谢老夫人。”

“几岁啦？”

“十三。”

“起来吧，你叫什么名字？”

“柳如是。”

老夫人那白皙得近乎半透明的面孔，没有一丝表情。几颗褐色的大小不等的寿斑，散落在她那松弛的失去了弹性的腮颊间上。

一路风尘来到了宰相府，她只惊得目瞪口呆，天下竟然有这样豪华的府邸，这卷棚雕梁的大房子、红砖灰瓦的高墙，和皇宫能差几分！

柳如是由老太太带着坐了软轿进了三重院落，最后拐进一个院子

里。柳如是搀扶着老太太下了软轿，她细细地打量着这个小院。院子不大，却显得安静舒适。墙外几株老槐树虬枝如冠，一半荫了院子，一半荫了回廊。东、西、南、北的房子都有穿廊，红漆圆柱，廊檐上彩绘鲜艳。院内青砖铺地，院子的四角都种植了四棵树，两棵柿树，两棵海棠，可能讲究事事平安的寓意。太太对柳如是说：“这就是我的院子，人老了越发喜欢平静的生活了，以后你就跟了我，不能让别人抢走。”

柳如是想问一声别人是谁，但没敢问出口。搀扶着老太太进了正堂，迎面是一个玉石的花鸟屏风。一尺多高的珊瑚树和陶瓷瓶子，摆放在屏风两边。进了里屋更是琳琅满目，宝石花、玉如意、唐三彩，浅绿色的纱帐如蝉翼一样透明，猩红毡子上绣着一个大大的福字。一个清雅漂亮的大丫头迎了上来，扶着老太太坐下。几个小丫头搬进了圆桌后摆上茶水与糕点，老太太用手捏了一个南瓜饼对柳如是说：“你尝尝这个，咱们府里的厨子从宫里的御膳房里偷偷学回来的，甜软香酥，你肯定没有吃过。”

早有小丫头端来半铜盆温水，让隐儿洗手。隐儿洗了手，又有一个小丫头递上一条毛巾，柳如是擦了擦手接过老太太递来的点心，刚要品尝，只见那个俏丽的大丫头说：“几房姨太太、奶奶、小姐们听说老太太回来了，都在外面等着请安呢，我回了她们说老太太刚刚回来，茶也没喝一口。”老太太说：“你和她们说，让她们晚饭以后再进来吧，我车马劳顿，有些困乏。”

大丫头刚要出去，看到太太身边的柳如是问老太太：“老太太，这位小姐是咱们家的亲戚吗？”老太太说：“和你一样，都是伺候我的，

我厚着脸和你们老姨太太要来的。”柳如是放下手中的糕点起身作揖，叫了声姐姐。老太太说：“你吃你的不用和她这样客气，她叫水秀，跟了我十多年了，是丫头中的人尖，以后你们就是姐妹了。”

水秀笑嘻嘻地说：“老太太抬举我了，这才是我们宰相府里拔尖的丫头，这脸蛋、这身材，哪里是人呀，简直是天仙。”水燕进来对水秀说：“外面的奶奶、太太、姨太太们等你的回话呢。”水秀笑着说：“我只顾看美人，误了大事了，我现在就回她们去，让她们吃过晚饭过来。”

吃完糕点老太太对水秀、水燕说：“把咱们院子里的丫头们都叫来。”不一会儿，丫头们黑压压地进来一片。老太太对柳如是说：“四个大丫头水秀、水燕、水合、水玉，剩下这些没留头的小丫头子们还没赐名，只有小三、小幺地乱叫，还有就是凤嬷嬷和云嬷嬷，她们是我的陪房，平时不过来，只等过节或出门的时候才过来陪我。”

深夜了，老太太躺在软榻上打了个哈欠对水秀说：“你和柳如是睡在我屋里，水燕和水玉睡在外屋，水合到正堂去，夜里起来插香方便。这些小丫头都到厢房里睡，你给我听着，别让她们半夜打架哭啼。”

水秀说：“是，老太太，只管放心，这么多年了，大一些的丫头都懂规矩，小一些的慢慢就学会了。”

老太太说：“我走了两天一夜，府里没出别的事吧？”

水秀把屋里的小丫头们喝退说：“没大的事情发生，老爷每日按时上朝，昨夜里六姨太太的一个丫头跑了，大家也没去找，都思量着一个小丫头说不定跑出府去混玩得忘记了回家，谁知道今天在后花园

的坞梨塘内发现了她的尸体，我让贾总管带人装了个箱子，从后院抬到府外埋了。”

老太太说：“你也忒大胆了，人命关天，就这样草草了事，万一是谁害她，把她推到池子里呢？”

水秀说：“我想这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一个十来岁的小丫头谁去害她呢？说不准在玩水的时候失足跌进池塘。”

老太太说：“那也不行，你和账房说管园子的人这个月扣了月钱，他们是干啥的？园子里出了这么大的事，责任都在他们头上。还有六姨太太，她难道连自己房里几个丫头都不知道吗？只懂得整天搽脂抹粉地打扮，丢了人不赶紧找，草菅人命吗？你就说我说了，从今以后六姨太太屋里不准再添人了。”

水秀说：“这都是小事，老太太也犯不着一进门就生气。”

老太太问：“什么事是大事？在这些太太、姨太太们眼里，相互争宠、相互拆台才是大事？”

柳如是在一边听了，心中暗暗害怕，天下乌鸦一般黑，做丫鬟的命就是贱，遇个好主子，少挨打骂，遇到黑心主子，说要命就能要了命，今后可得步步留心，一入豪门深似海，一点不假，尤其是自己万不可被人抓了把柄。

一个小丫头进来说：“老太太，老爷下朝回府了。”

老太太立即让丫头们给自己穿了大衣裳，来到厅堂，小丫头们齐刷刷站成左右两排。柳如是有些慌乱不知道该站在哪里才合适。老太太说：“你就和水秀四个人站在我的身边吧。”工夫不大，一个身穿麒麟

长袍、头戴宰相帽翅五十多岁的老头走进了厅堂。小丫头放下垫子，老头给老太太跪下来请了晚安。

才婧涩，不谙世事



老爷起来坐到老太太右边的高椅上，水秀端了茶正要送上去，老太太对水秀说：让柳如是给老爷献茶去，小孩子家让她多学些规矩。柳如是接了茶碗款款走到老爷身边，低声说：“请老爷用茶。”

周道登一愣，看着这个素雅恬静、自带风流的小丫头问老太太：这是新进府的丫头吗，看着怎么这样眼生？

老太太说：“是我和你表姨妈用四个丫头换来的，你看看这个丫头的头脸身段，不进我们宰相府就可惜了。”

周道登说：“母亲果然有眼力，这丫头确实不错，如果生在官宦之家，宫里选秀也能进去。”

老太太说：“可惜出身寒门，听你姨妈说她是郎中的女儿，书、琴、诗、画、棋样样精通，况且又比从人伢子手里买来的干净。”

柳如是轻轻弯了弯杨柳腰说：“谢谢宰相大人的夸赞，奴婢承受